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二十一回 隔牆有耳聽春意 面帝陳情竇寵恩

調倚〔戀情深〕詞曰：已是破瓜時年紀，觸情何已，清宵無計漫相偎，話同儕。
重陽御宴小亭開，面受寵恩來，乞得三椿盛事，稱心懷。

話說那門客講出來，道：「只要你令尊到皇后那裡求一求，包你一說便成。」周君佐聽了甚喜。原來周君佐雖無大才情，而於文武兩途卻還懂得一二，若不在行的見了到也信服的。於是日在伊父之前求轉向皇后討情，且與瑤華的莊子相近，諸多便易。周皇親也曉得主上所愛的公主，如何不肯。皇后又在外家面上，明知不及瑤華，也只好包涵著些，撮成其事，不時也曾在帝前說過。這日回宮，提及瑤華之事，宰臣們並無好子弟匹配，倒是一樁掛心的事。皇后又將周君佐誇獎了一番，帝也礙的皇后的臉皮，勉為應許。這邊周皇親知帝有允意，好不快活，連忙著人去喚了周君佐進京，怕要面試，令其朝夕熟習文才武藝。

這一日早朝，真個有旨宣召，連忙入朝見駕，幸而周君佐面貌還好，帝不過問了幾句話，卻不提面試之事，就退出來了。這段姻緣想來也有七八分到手，不覺快活得心癢難騷。且按過一邊。

再說福王同瑤華回到私第，早有六十名護衛及令史們迎接進來，福王與瑤華坐定，都來叩見了，瑤華告知皆主上所賜。福王好不歡喜，又到各處看了房屋，瑤華見都已修整了，福王自知不便與瑤華在一處，遂指東首五進房屋道：「我在那首住下。」遂令跟隨人等，都到東首屋內居住，將旁邊門戶盡行砌斷，只留第三進廳房屏門後一門，以為瑤華朝夕請安出入之徑。福王少不了那件事，卻不敢別處胡為，只好令跟隨人去教坊裡叫三四個人在屋裡受用。瑤華這邊，搬在西洋台歇宿。瑤華占了東半邊，同梅影住了一大間，門首兩小間撥令張黃兩媳婦居住管房。西首這一溜，素蘭、梨雲、鬱李各占一間，門首令張其德、周黛青兩個居住，帶著管房四個小廝，撥在第三進大樓下分住。又向趙宋兩王府上將那八個女人仍舊要回，照前分派職事。又嫌後邊冷靜，叫兩個令史將家眷搬入居住，門口長史住宿。六十名護衛仍在群房住宿，支更守夜。那四百名親隨軍，各與路費，仍令原押太監先行帶領回莊。仍修書與無礙子，請安並報捷音。分派已定，再令長史將自出征起至班師回來日止，用過帳目及存剩銀兩交進庫，著令荷香查核收報。

轉眼之間，天色將晚，率同四個婢女到福王這邊請安，福王傳話出來，身子勞倦，且各休息罷。明日再見。其實在房中與這些婦女行樂。瑤華退回，用膳畢後與張黃兩媳婦閒話，知都已招夫了。又問：「我們去後，這房子是幾時動工修理的？」黃家的道：「是三月頭頂修起，六月盡才修完的，又問：「是那個的主見？」張家的道：「是長史夫人主見的，這夫人也是好才情，雖是兩個令史監工，其實都是她的分派。」瑤華道：「人可生得好？」兩個媳婦道：「品貌也好，做人更好。」正說間，梅影來請安寢，只得自去歸房。瑤華道：「我同你今晚把這身衣褲換了罷，不但骯髒，而且漸有氣息。」梅影道：「師父不叫寬褪，又無別項衣服替換，如何換去？」瑤華道：「但你聽師父說不許寬褪，是講在軍中的話，所以有防不虞的結語。如今事已完結，又在京師城內，還有什麼不虞？」梅影道：「將什麼來換呢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前日偶然翻冊子上，約莫庫樓箱內有這些零星的小衣服在內，你去喚了這兩個媳婦，同張周兩個一塊去取。」梅影道：「鑰匙還在長史處。」瑤華道：「叫張其德去取來。」梅影遂出房將話傳與兩媳婦，令其叫其德一同去取。這兩個媳婦隨即出房辦差，隔了一會子才取了來，總共有三十多副，瑤華分發眾人，一概寬褪漿洗。

看官要曉得無礙子所囑咐之言，也不獨在軍中之時，而「不虞」兩字，所包者甚廣。瑤華今年已是十六歲，情竇已開，且其今生雖然十分尊貴，總不離前生狐狸之性，前生還是雄狐，今生又成女體，陽性動中有靜，陰性是靜中有動。故八人中沒有一個敢先動性，惟他偏又耐，可見在下所說不謬。

那一晚仍與梅影同床共衾，梅影換下褲衣，仍要穿上乾淨的衣褲睡下，瑤華阻住道：「呆子，不脫衣褲已是半年多了，今晚就受用受用也不打緊。我兩個都光光的睡一宿去。」梅影隻得依允，睡將下來道：「穿慣了睡，倒覺得脫了不合意。」瑤華摸著梅影奶道：「啊喲，你的奶都把這個褲衣束扁了。」梅影道：「那會束扁，我並不見它高起來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明日看就曉得了。」梅影遂摸瑤華奶道：「公主可是一樣的。」用手一摸，卻是高高的往上聳著，遂道：「怎麼公主的又不會扁？」瑤華道：「你只同我面龐一樣，形體就兩樣了。不聽了相面的說你沒有鬚尖。」梅影自家回轉手去，摸了一摸，又伸過手來摸瑤華的，說道：「真個公主的鬚尖比我的高，只怕要把這個相面的說准了，怎麼處？」瑤華道：「有甚怎麼處？一個女人活得同那張家媳婦的婆婆一個樣，千人憎，萬人嫌也沒有麼好處。人到死後，總要叫人思念才好。若前生就把人惹厭，你道心上好過不好過？」梅影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若女人好光景，不過只得二十多歲，你看羅家妯娌兩個，才上三十多歲，就這樣一個面龐了。我和你到那年歲，只怕也要老蒼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原是這等說，女子及時而嫁，過了時就有梅之歎。」梅影道：「公主是快了，十日後面君，必然有下嫁的好信息。」瑤華道：「我有好信息，難道倒把你擱起來？」梅影道：「有怕沒有，只是到那時不知怎樣？」瑤華笑道：「就同那夜聽見的一樣就是了。」兩個說到那時，不免摸摸摸摸，又要乾發燥一陣，遂各熟睡不題。隔壁那黃家媳婦初招男人，正在綢繆之際，忽然瑤華回來，派了進來伺候，不敢不依，那裡睡得著，他們兩個在床上所言之語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暗裡笑道：「這兩個春情大動了。」不在話下。

到次日梳洗畢，即往福王處請早安，福王已起身了，留住閒話，福王道：「主上叫我們休沐十日，一些好事沒有，又不好出來拜客，到也難過。我想有一法，可免寂寞。」瑤華請問，福王道：「這府中只有我父女兩個，且喜分住兩下，各人在各人處飲食，覺得不醒脾，我同你迭為賓主，今日你在我這裡用膳，明日我到你那裡用膳。再叫人去外邊傳些戲耍的人來，每日解解悶，那就好過這十日了。」瑤華道：「王爺說得甚是，就從今日起。」福王聽見婦兒湊趣，一發高興，遂喚這個，又叫那個，真個的鬧熱了一天。瑤華回來，少不得又要與張其德、周青黛兩個商量，調停其事。這些長史、令史心上只擺著一個公主，那福王就有些稍次一層的意思。第二日知是公主請王爺，比那王爺請公主這一日，更辦得鬧熱，這福王滿心歡喜。席上見黃家媳婦甚是風騷，悄悄的露些風聲，瑤華自然不敢不遵，只得讓他過去，如此度日，正所謂易過光陰熱鬧場。一瞬之間，已到第十日午後，就有大內裡太監傳出旨意來，明日不用一早入朝。明日是重陽，主上在太液池假山登高，王爺同公主早膳後，在營門侍候宣召，以敘親親之誼。福王同瑤華得旨，即煩內監轉謝天恩，內監去了，父女仍然宴飲取樂。

到得次日膳後，同入朝門侍候。將及午刻，早有內監出來引進，帝尚在偏殿，福王同瑤華趨上殿階，帝亦迎將下來，父女兩人拜起居畢，帝道：「若勞叔父與妹親歷戎行，得免一方生靈塗炭。」福王與瑤華齊聲奏道：「此皆聖主德威所及，故臣魁得以授首，臣等奉命征剿，皆分內應為之事，何敢言勞。」帝道：「叔父與妹固是休戚相關，然食祿之臣宰且不能分憂，而優游之宗室亦不知幾幾，要叔父與妹單獨賢勞，實深注念。昨又據四川、貴州、湖廣、河南四處撫臣奏到，剿滅逆匪之後，又各撫恤難民，報銷之數將及百萬。但查朝內並未發及此項賑濟之餉，叔父從何處撥來的？」福王道：「臣自蒙先皇及主上鴻恩，撥食一州五縣糧餉并鹽引積年所餘，又另貯賣莊田收租積貯，出陳易新，得有積蓄，又復增益，十餘年來未敢絲毫破費，故得有若干之項。臣女仰體聖心，大兵之後必有災欠，故特齎往軍前，以代撫恤流離無籍之民，稍慰皇上軫念之懷。」帝道：「叔父與妹之心即朕之心，可見事無巨細，說不外乎骨肉兩字，安得不敦親親之誼，故今日朕特備有家筵，略去朝廷禮節，聊敘骨肉至情，恰值重陽令節，正好登高敘樂。」福王等奏道：「聖恩高厚，無以復加，敬當陪侍。」遂令內侍引福王等先至太液池相待，朕更衣即至。福王同瑤華送駕後，才同內侍到太液池侍候。須臾帝至，後有鄭留仙隨著，福王與瑤華又趨前迎接，同上假山之上，一個小亭內。帝道：「此間只敘家庭之禮數，毋分國制之典儀，叔父坐上，朕與妹分坐兩旁。」福王忙跪上奏道：「天子為天下之主，即使宗親分長，應尊祖宗明訓，臣死不敢奉詔。」旁亦忙為扶起道：「叔父何不灑脫乃爾。」福王口稱不敢。

帝令內侍鋪設氈毼，席地南面坐下，令福王旁坐，福王正欲謝恩，忽見鄭妃往後退去，忽踏了一空，往後便倒。瑤華眼快，飛身竄下，將鄭妃救起抱至原處放下，帝尚未覺，回頭見瑤華從山後上亭，遂問：「妹又何往？」瑤華笑而不答，鄭妃奏道：「臣妾適才失足，撞下山崗，蒙公主飛身搭救，得不致損傷。」帝仍問內侍此何時之事？內侍跪奏道：「就這即刻，鄭娘娘失足跌下山坡，公主飛身下山扶救上來。」帝道：「怎麼我就未有知覺，可見妹之武藝超群，身輕如葉。此等身法是何人傳授？」瑤華奏道：「就是那女冠自號無礙子，自臣五歲上即來莊上，授縱跳騰躍，十八般武藝以及上學攻書，作文歌詠，未曾從過兩師。」帝道：「此必異人，今還在否？」福王道：「還在莊上。」帝道：「朕將宣召到來，教授宮中妃嬪。」福王奏道：「此人性情太傲慢，恐不便朝見至尊。」瑤華奏道：「她更不以榮利為事。」帝道：「必是劍俠之流。」瑤華奏道：「聖明洞鑒無遺。此番戰陣機宜皆其授，得以巨逆殲除。」帝道：「若此則彼亦有功於國，宜加封號。叔父與妹雖自家骨肉，然亦有所酬勞。以下尚有致力人否？」福王指著四婢道：「這四婢與臣女致力無二。尚有四個小廝，更多樹績，此臣所目睹，不蒙垂詢，亦不敢擅奏。」帝道：「為國除害那論貴賤，漢朝衛青乃是徙民，位至封侯，所謂英雄何論出身微也。吾妹可將手下這四婢、四僕各單開呈，朕當封賞。」瑤華答應，即跪下謝恩，四婢亦即叩謝。已見內侍送上酒餚，設於氈毼之上，帝令福王、瑤華坐下，福王同瑤華謝恩畢，福王坐於西首之上，瑤華即坐福王之下。帝回顧鄭妃道：「你也來坐下，多多敬十四長公主一杯酒，以謝搭救之恩。」鄭妃朝上謝恩，又向福王、瑤華致禮畢，坐於東首之下，執壺送酒。帝執酒自飲，福王等才敢持杯照陪。帝問：「叔父所蒞省分，民情尚安貼否？」福王奏道：「曾經遭賊蹂躪者多有殘破，撫恤之後，可以弗慮聖懷。」帝道：「可有見聞別事，尚須調劑者否？」福王奏道：「臣愚，未能悉知。」瑤華道：「臣妾有三事奏達，若蒙俞允，不特國祚綿遠，抑且聖壽無疆。」帝問何事，瑤華奏道：「第一事，主上所定魏客兩奸之逆案，天下莫不快心悅服，且曾受二逆所害之臣民，死者已交曠典追赦免，但尚有家屬充發邊陲者，皆二逆羅織所成。此逆等已明正典刑，而被害家屬仍遭辱，似乎稍有未洽，應請旨赦回。為數卻也不少。」帝曰：「此事朕亦曾念及，於天理、國法、人情莫不吻合。」

瑤華又奏：「天下設立教坊，比時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，原為四方竊踞逆命之俘虜所設，國家惠養元元，迄今已將二百五十餘年，雖間草竊之寇，亦未能如國初之頑劣，或施之此輩甚屬相宜。至於臣宰犯法，自有常典，緣坐之家屬亦不過遣戍而止。至謀逆之案施之尚不為過，尋常藏私追賠不清，至有罰令家屬入籍教坊者，不過過當。應請皇上竟行裁去此項名目，於風俗人心大有裨益。」帝道：「此不過減去課鈔一項錢糧，教坊裁撤亦是盛德之舉之事。」

瑤華道：「臣妾前蒙皇上賞給客氏家產，尚有庫金亦蒙賞給，今臣妾願將此項銀兩置買莊田，收入租子以抵所虧課鈔之額。」帝道：「吾妹更議得周到，還有第三事呢？」瑤華道：「久在宮中之宮女，年大者使令恐亦不當聖意。仍可懇求天恩，下內宮，遍查宮人入宮年分，定以限制，概行放出，消此宮內陰之氣，必能感召上天和滿之祥。此三事若蒙俞允，是必歡聲動地，戴德如山矣。」帝道：「吾妹所奏三事，皆太公至正，並無一件涉私，於朕甚有裨益，有何不准。俟明晨早期，當命閣臣查明案據，擬旨施行。釋放宮女一事，即著司禮監辦來。」遂令內侍傳言去了。

鄭妃時復進酒，內侍等進饌絡繹。帝向福王道：「吾妹之代籌國事，可極盡所能，朕放酬庸之外，亦必有以慰其隱憂。前歲叔父奏乃妹之姻事，朕已宣明，當代叔父擇一快婿，此言未曾忘於頃刻。因妹才名久播，於朝群臣子弟頗多紉，即有出類拔萃者，已早被同僚物色，是故心懷雖久，猝未有成。今已物色一人，即皇后之幼弟，所謂親上加親，情更親也。此子前日朕已宣來朝見，其品貌才幹皆可匹敵。前將抄沒客氏家產贈給與妹，亦朕有心至成佳偶之意。今與叔父宣明，朕當擇吉下嫁，以釋朕數年在心之事。」福王同瑤華齊聲謝恩，帝令內侍扶起。瑤華又奏道：「臣妾重蒙天恩下達，雖百世莫能仰報。況聖上所主之婚，自是至吉，何敢有違。但臣將出兵之時，曾於生母之墓前禱告，求請陰與保護父女安穩班師。今仗天威得以如願，似應省墓宜先，下嫁宜後，伏乞皇上容臣回莊祭掃後，即遵旨取吉奏聞成禮。」帝又令內侍扶起賜坐。

帝道：「朕知妹意在先盡孝思，然後於歸，此出禮之所正，且皇后外家亦切近莊上，事無不可。」福王見天色將暮，遂奏道：「臣等蒙賜陪宴，榮幸非常，但恐聖身勞倦，止此告退。」帝指鄭妃道：「今晨帶此人同來，意欲做登高詩消遣，乃為談言所誤，負此佳節矣。」福王同瑤華起立後，又復叩拜謝宴。帝自扶起道：「現在府第可居，且未赴慶成筵宴，可再留京師盤桓些時回莊未遲也。」福王同瑤華齊聲遵旨，伺候駕起，跟隨下山，從旁侍立，俟帝回宮，然後隨同內侍趨出。將出朝門，已見護衛、僕從人等皆在伺候，即時上馬，同回府第。不題。

再說崇禎皇帝回宮向皇后道：「公主瑤華姻事已與福王宣示明白。」皇后聞知甚喜，即令內侍傳與周國丈知之，可即擇吉送聘。周皇親那敢稽遲，即時遵旨備辦。

次日帝御偏殿，令閣臣將瑤華所奏兩事擬旨頒行。兵部又奏，十四長公主已將隨同出征之婢僕姓名開單報來。帝遂與閣臣提議封賞剿滅奢崇明一案出師將士。閣臣溫體仁奏道：「福藩王兩次監軍，先未察其詐降，致寇復叛。今雖剿滅，功過只可相掩。惟於十四長公主面上似慶量加獎賞，出自皇上天恩。」